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定鼎奇聞 第十二回 逆惡糾眾亂神京 思烈損生殉聖主

話說賊黨造成五丈雲梯數百張，城外周圍佈置，孩兒兵四面扒梯，進了京城，逢人亂砍，官兵躲避無蹤。百姓們喧傳聖駕已逃，文武百官都換小民裝扮，各自奔走逃命。又說大兵已進，頃刻裡兒童婦女，啼哭震天，賊兵西進得勝門，東進齊化門。賊將牛金星、李岩兩人，領兵上城，飛跑到正陽門，把城門大開。那時獨有御史王章，在城上巡守，見賊兵攻打彰義門，熱頭來得利害，連忙督兵赴戰。王御史親手把石塊來擊下，殺了七八個賊兵，怎奈賊眾愈多，王御史被擒。賊將牛金星教降官來說道：「王御史若肯早降，自當重用。」王御史罵道：「爾這無父無君的賊子，不知報效朝廷，反來說我降賊。」罵不絕口，賊兵持刀亂砍，跌倒在地，口裡只是大罵。牛賊大怒，教手下登時打死。正是：丹心似石今何在，惟有忠魂遍九州。

賊眾把忠臣殺死，又殺入鄉紳並百姓人家，進獻金銀財寶，也有劫財奪命的，也有財命兩失的，也有先行自縊、自刎、自溺的，也有登時被賊亂刀殺死的。義夫、烈婦投井懸樑死者，不計其數。賊將劉崇文，傳諭城中百姓道：「我來安爾百姓，爾百姓毋得驚惶，爾們須用黃紙為號，寫順民二字，貼在門首，便不亂殺。」這些百姓們百般恐惶，無計逃生，只得寫起順民二字，又寫永昌元年，順天皇帝萬歲。再說闖賊李自成，坐一匹雕鞍駿馬，自大明門擁入，便望著承天門射箭。心裡暗暗道：「若能一統江山，射中天字中心，誰知一箭射去，正中天字旁邊。自心下不悅，牛金星埋怨道：「爾既要代天承運，怎麼反射天，方才進大明門，何不射那大明二字。」自成勒馬進入，忽路旁一官跪下道：「恭候聖駕。」自成居然不顧。那官又高聲大叫道：「某衙門某官某人，恭候聖駕。」自成只是不睬，那人慚愧而退。自成遂進紫禁城，同那賊黨牛金星、宋矮子、李岩、劉崇文、馮岳、容天成、李牟等諸將，一同共都擁進來。就在城裡先拿到娼婦三四十人，歌童小唱三四十人，開宴歡歌。百姓士人，各戴破帽，穿破衣，躲避在茅舍裡，或草莽中，庶幾免禍，得命全活的，百止二三。賊黨又到深宮大殿，擺設筵席，拿小子扮戲傳奇，通宵宴飲。諸賊出入宮闈，奔突禁門，同坐同食，嬉笑嘈雜，全無統攝。午門外任憑兵馬東西馳騁，褻瀆狼藉，那班童子兵，掠下的錦繡帷幔被褥等物，各人包纏身體，馳馬市中，作禁不止。自成來到宮裡，不見崇禎皇帝，便大張告示道，若有人獲著崇禎者，賞銀一萬兩，封為侯伯之位；隱匿不報者，全家誅戮。忽又傳偽詔道，因獻城甚速，姑免爾民戮屠之苦，爾民各安生理，不許關閉店業，大兵擾害者，治以軍法。又停了一日，後宮尋見了崇禎爺的屍首，身穿黃色鑲邊白綿細背心，披髮覆面，左足有鞋，右足赤跣。衣縫上寫道：只因失守江山，無顏冠履見祖宗於地下。又在宮中見有遺下皇詔一封道：朕自登極十七年，上邀天譴，致逆賊直迫京師，皆諸臣之過也。任從分裂朕屍，可將文武官盡皆殺死。勿壞陵寢，勿傷我百姓一人。皇后屍骸也在宮中尋出，俱停在東華門側。自成發錢兩千，命太監買兩個棺材，把土塊作枕，殮入棺內。就放在茶庵神士邊，搭個棚廠，這廠有老太監四五人，侍衛王之後，也有薄石一塊，乘棺也放在旁邊。並無文武等官瞧睬，只有襄城伯李國楨，與兵部員外成德撫著崇禎的棺材，痛哭大慟，百姓們落淚如珠，正是：

神龍失勢同蚯蚓，瑞鳳遭殃類□□。

逆賊罪通天地大，難將史筆記情形。

再說大學士范景文，每日自恨身為大臣，不能殺賊，雖死何用。破城前一日，崇禎帝召對，先已絕食三日，只是吞聲入告，哽咽含淚。十九日城破，望闕四拜，又向先人靈柩前大哭一場，哭罷自縊而死。戶部尚書倪元路見京城已破，即整了冠服，望闕四拜，又向南拜了母親，就取出一條汗巾，向管家倪信說道：「我死分當如此，心念已決，切不要救我。」說罷便自縊死。眾人哀哭要救，倪信跪告道：「這是老爺盡忠之日，已是再三叮囑的，萬萬不可救了。」賊黨來索取印信，看見倪公面色不轉，驚惶羅拜，不敢侵犯內室，一擁出門去了。兵部右侍郎王家彥守德勝門，見賊大罵道：「逆惡無天，恨不能斬爾千刀萬剮。賊將李岩亦大怒，教手下砍為數段。刑部侍郎孟兆祥，兒子名叫章明，也中過進士，兆祥守正陽門，自縊在門下，兒子章明，全家自盡。翰林院左諭德周鳳翔，聞了先帝之變，望北再拜，自縊而死。有遺書一封，送與父親決別道：君辱臣死，君死臣焉能獨生，況男身居講職，忝列侍從，於忠孝不能兩全，望以來生，再圖奉養爾！兩個愛妾亦同縊死。皇親新榮侯劉文炳，父名繼祖，弟名文耀，有祖母年九十歲，親丁十六口，盡投井死。一面放火燒燬御賜第宅，一門死得乾淨。附馬鞏永固，公主先年死了，靈柩尚在府裡，有親生子女數人，永固把黃絨索子，一串兒縛在柩前，放起一把火來，盡行燒死。自己出廳上，寫下八個字道：世受國恩，身不可辱。書罷自盡而死。皇帝惠安伯張慶臻，與東宮侍衛周鎮，合門俱死。甲戌狀元翰林諭德劉理順，妻妾婢僕，一家殉死。他是河南開封府杞縣人，死後有賊伙百餘人，走到公衙裡來，都是向他下拜道：「劉老爺在鄉里中做人極好，我輩俱曾受他的恩德。我們來正要保護他，不期這般盡忠。」說罷人人垂下淚來，人人而去。諭德馬士奇，兩日前已知國事敗壞，向家奴張千道：「吾此身久許朝廷，今其致命之日也。爾歸須稟白大奶奶，切不要思念我，以傷衰年之心。」說罷張千辭出，士奇欲自縊，正遇姪兒馬陵在外回，才進來看見了，連忙勸解道：「目今成敗未定，叔父何故如此？」世奇道：「勝負已可預知，盡忠吾所自決，爾雖阻我，竟成何益。」兩日後，李賊殺進京城，世奇即沐浴更衣，捧敕印北向叩頭，復南向進拜太夫人道：「忠孝不能兩全，見其完節，以見先人於地下，上蒼有知，使我老親無恙。」拜罷即閉目自絕。愛妾朱氏、李氏兩人，朱氏道：「老爺盡忠，賤妾豈不能盡節。」便挾刀自刎。李氏道：「君臣夫婦，忠義本無二理，國破君亡，主辱臣死，今夫君既致其身，賤妾寧獨愛此微體，以貽羞恥乎。言罷即向牆上亂觸，頭破而死。翰林院檢討汪偉，見事已敗壞，向夫人道：「我今日不能生擒逆黨，當為厲鬼殺賊。」耿氏道：「此乃妾鳳昔之願，今幸得同心，復何有憾。到城破日，喚丫環備下酒餚，夫婦兩人傳杯過盞，自早至晚不覺半醉。傳取筆大書壁上道：身不可存，忠不可降，夫婦同死，忠節成雙。寫完夫左妻右，從容自盡。都御史李邦華知事已不可挽回，先向闕叩頭，次拜文丞相祠，題詩壁上。詩曰：

生人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翰青。

今日魂歸泉府下，兒孫百世仰芳名。

書罷自縊。都御史施邦曜見城破君亡，即日占絕命詩二句道：「慚無妙策匡時難，惟有微軀報聖恩。」遂投河而死。大理卿凌義渠聞變，先把自己生平著作詩文，付之一炬，即望闕四拜，復南向拜父，手寫絕筆，付家人，上達父親。內雲盡忠即所以盡孝等語。家人曉得他自盡，便把刀繩索都收密了，義渠便把袖裡的汗巾，令家人動手。眾家人相看淚下，那一個肯奉命。門客趙申道：「凌公志不可奪，不若從之為是也。」把汗巾縛在窗房上，義渠即投身自盡。太僕寺丞申佳胤、史科給事中吳麟瑞、戶科給事中吳甘來皆自縊。御史陳良謨城破日大書二十字於桌曰：

國運遭陽九，君王逢難時。

人臣當殉節，忠孝兩無虧。

書完自盡。夫人時氏同死。吏部員外許直，城破日長班稟道：「老爺急報名吏政府，以免受辱。」許直道：「吾命可捐，吾身不可辱。」那日傳聞先帝從齊化門出，門客羊君輔勸道：「皇上既以南遷，為臣子者正宜護駕從行，以圖恢復，何必以有用之軀，輕棄若此。」直不聽其言，出門一望，便道：「當此四面干戈，駕將焉往？」再停半刻，便傳煤山的變異，號哭求死，羊生從旁解勸，家人環繞跪哭道：「親在高堂，子在幼稚。」直也不回言，到半夜裡，取紙筆寫下家書一封，叫人速送歸。書中直是首述忠孝的說話，並囑葬母教子，別無他言，家人領書拜別。直換了冠服，向北拜了四拜，又向南四拜，題詩四首云：

率土皆臣自聖明，妖氛何事敢縱橫。

驅除安得如西楚，一斬元凶盡洗清。

君國深仇慘古今，怎麼逆惡迫相侵。
微軀自恨無兵柄，殺賊輕身報主心。
一死酬君見立誠，滿胸忠憤淚難平。
天仇未報身先隕，漫化啼鴉灑淚盈。
擲筆翻然亂世行，老親幼子隔幽明。
丹心未遂生前恨，青簡空留死後聲。

直寫完朗吟數次。教家人作一環，家人手戰不能舉，直叱之出，即自縊。一手把索尾，一手上握屋棟，顏色如生，觀者無不墮淚。兵部郎中臧德元臨戶部，即寄書馬士奇曰：主憂臣辱，我等不能匡救，惟有一死以報國耳！年翁忠孝夙凜，諒有同心。比聞煤山凶言，哭臨戶部，出刀自刎。戶部郎中周之茂被賊中撞見，賊將喝教跪打，之茂不屈，賊喝教棍打，折臂斷足而死。兵部主事金鉉，罵賊不降，衣冠北向拜，投御河金水橋而死。八旬老母亦投井死。工部主事王家彥、御史陳純德、順天府推官劉有恒、及舍人宋天顯俱皆自縊死。宣城伯湯應春投井而死，後人有詩贊曰：

少負凌煙萬丈才，諸君懷抱未曾開。
請纓欲繼終軍志，沉水空罹屈士悲。
唾賊聲聲皆是血，酬君念念總成哀。
九泉莫歎遙穹隔，燦燦光芒入夜台。
上帝深宮閉九閭，晚虹斜日塞天昏。
英才盡作龍蛇蟄，遍地都成虎豹村。
才許誓心安王壘，已傷殞首向金門。
賢豪雖沒精靈在，地迴難招自古魂。
寒潭此夜落文星，星落文留萬古名。
已覺地靈埋幽恨，豈疑天意棄蒼生。
魂歸絕地為才鬼，國有遺編續正聲。
惆悵月中千歲鶴，夜來猶為啜華亭。

自城破之後兩日，裡邊盡忠的，身騎箕尾，使後來青史生輝。還有兩班從逆的，竟自甘心媚賊。且說李自成盤踞宮殿，丞相牛金星、權將軍劉崇文、制將軍李岩等，商議把在京文武官員，報名查點，下偽吏政府舉行，偽府奉賊命出示張掛，上面寫道：

吏政府大堂諭：為奉旨遴授官職事，照得大順鼎新，恭承天眷，凡屬臣庶，應各傾心。爾前朝文武官員，限次日一概報名齊列，不願仕者，照其自便；願仕者照前擢用。如抗違不出者，大辟處治，藏匿之家，一並連坐。仰合遵新旨，共擴皇圖，赴謁宜先，趨選無後。須至榜者。永昌元年三月日示

偽吏政府，著長班內外限尋，不許民間容隱。只因這番有分教：
濟濟縉紳，慘受非刑而喪命；
堂堂甲第，奇遭暴虐以捐生。
未知眾官如何發落，且聽下回分解。